

离婚？我早就不想跟他过了！好几年前我就要跟他离，是他死缠烂打；现在他想起来离了，门也没有啊！

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亲

姚律师，能不离吗？我就是想，您是搞法律的，能不能帮我们告那个第三者？
告她破坏别人家庭，拘留她！判她！

我欠她太多……

我跟她离，我问她：爸，我一定好好过日子，我不离了……你儿子还有脸提离婚？房子是我们俩买的，装修是我们俩掏钱的！你们家出什么了？你们家有什么？你给我说清楚！什么你们家买的？就那几万块钱破首付，这房子就是你们家的了？我儿子交的月供就你那闺女，整天好吃懒做不干活，屁事都不干，当初我就瞧不上。

早就想休了她，我无法原谅你姚遥，你有戒指！没人能打败你。你看庄重的眼睛，我能看出，他爱你，非常爱。

她不同意也得同意！

现在她连家都不回了，
不离等什么？临走的时候她跟我说，是要她还是要我呀？这上我怎么选？难不成我把我妈赶出去？

我不能离婚，我要当爸爸！

我也知道，我这么做不好……大逆不道……可是，你们去我们家看，他们这样还不如离了呢！早死早托生！

一日夫妻百日恩

曾经的海誓山盟，到头来可以因为离婚时一枚戒指的分割而打得头破血流；曾经的相濡以沫，可以因为只见了一面的异性而支离破碎。

爱情？你有感情吗？你们这些专门替人打官司的，有感情吗？你们这些人死了都得下地狱！

婚姻，就是一个由激情、责任和承诺构筑而成的等边三角形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三者通常会有所缺失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缺失的婚姻就一定不能存在。

财产可以分配，孩子抚养可以协议，感情的伤害却无法弥补。

真心希望，所有人的婚姻都是健康的，爱都是坚强的！

献给所有期盼幸福婚姻的朋友！

婚姻症候群

宗昊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我们感情不和，这么多年了，

眼看黄土快埋脖子了，都不想再将就了。

剖析十桩破碎的婚姻

直面形形色色的症结

财产可以分配，孩子抚养可以协议，

感情的伤害却无法弥补。

婚姻。 症候群

宗昊

婚姻症候群

吴宗昊著

作家出版社

2008年10月

240页

3.00元

ISBN 978-7-5063-4103-0

9 787506 341030

定价：3.00元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（CIP）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症候群 / 宗昊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-7-5039-4103-0

I. 婚… II. 宗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0021 号

婚姻症候群

著 者 宗 昊

责任编辑 郑向前

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
(010)64813384 64813385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3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103-0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<<目 录>>

- 第一章 挨打的男人要离婚 / 001
- 第二章 为了房子要离婚,门也没有 / 008
- 第三章 早就应该离啊 / 015
- 第四章 宁拆十座庙,不毁一桩亲 / 020
- 第五章 一对苦命人 / 026
- 第六章 替儿媳撑腰 / 032
- 第七章 无爱的婚姻哪里走? / 039
- 第八章 离吧,是一种解脱 / 046
- 第九章 到底是谁离婚? / 052
- 第十章 十五六岁的他想让父母离婚 / 060
- 第十一章 离婚是个简单粗暴的办法 / 070
- 第十二章 星巴克的交谈 / 075
- 第十三章 一场另类的拯救 / 082
- 第十四章 离婚打成了全武行 / 088
- 第十五章 这样的婆婆 / 095
- 第十六章 这样结婚是不道德的 / 103
- 第十七章 房子和孩子,要哪样? / 113
- 第十八章 这就是传说中的后院起火 / 122
- 第十九章 放了他? / 128
- 第二十章 一个死都要离;一个死也不离 / 138
- 第二十一章 七年了,第一次 / 144
- 第二十二章 是该反思了 / 151

<<目 录>>

- 第二十三章 老夫老妻要离婚 / 157
- 第二十四章 离婚也是因为爱 / 165
- 第二十五章 打成这样还不离? / 172
- 第二十六章 网恋算不算出轨 / 178
- 第二十七章 最后还得上法院 / 185
- 第二十八章 为什么会这样? / 192
- 第二十九章 无法释怀 / 198
- 第三十章 丧偶三个月,老头要续弦 / 205
- 第三十一章 上班可以疗伤 / 212
- 第三十二章 原来还有换亲这一套 / 218
- 第三十三章 做局 / 224
- 第三十四章 一堂有意义的法律课 / 230
- 第三十五章 意外的结局 / 237
- 第三十六章 姚遥被袭击了 / 243
- 第三十七章 第二次见面 / 250
- 第三十八章 调查阴谋 / 256
- 第三十九章 真相大白 / 261
- 第四十章 辞职 / 266
- 第四十一章 人在做,天在看 / 272
- 第四十二章 法庭辩论 / 277
- 尾声:宽容 / 283
- 后记 / 289

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亲

第一章 挨打的男人要离婚

姚遥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脸色迅速变了，如同孩子般，在短短两三秒钟之内就变的无可挽回，眼睛红了，嘴角撇了，连鼻头都红了。在两滴浑浊的泪珠滚落之后，男人的抽噎变得肆无忌惮，最后就成了号啕大哭。

姚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克制不住地打量眼前这个男人：四十多岁了，有点儿谢顶，眼睛里充满了惊恐、无奈和委屈。做了十年律师，打了七年离婚官司，姚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带着这样委屈神情来找她求助的男人。

姚遥的助手给两个人端来了水。姚遥的是自己的杯子，助手晶晶知道她的口味，平常只喝普洱，而且是云南的生普洱。这种茶喝在嘴巴里会带一点微微的苦涩，但是很健胃，还安神。姚遥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白天稍有风吹草动就睡不着觉了，所以什么铁观音、龙井这些茶姚遥基本上不敢碰，咖啡更是连想都不要想。她的杯子里只有这一种生普洱。

但是，当律师的办公室里少不了来人。尤其是姚遥，三年前被妇联看上，当上了公益律师——是着重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公益律师。从那以后，姚遥的办公室里经常会有怨妇出现。她们有各种可怜的身世，又遇上了各种背信弃义的丈夫，她们的头脑里除了哀怨就只有哀怨。为了让她们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得到短暂的平静，为了帮助她们恢复理智，姚遥特意让助手准备了一些甜的东西，糖果和水果茶。

今天面对这个男人，助手也有点犯难。晶晶为他泡了一杯龙井，这是晶晶自己的藏货。也是没来由，从接到这个男人的第一个预约电话起，晶晶就觉得这个男人是个可怜虫。他打电话的声音颤颤巍巍，声音还小得可怜，晶晶好几次都让他把声音提高了再说话，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那头还是显得那样无力苍白。晶晶放下电话还跟姚遥开玩笑，说这个人是不是没吃饭啊，怎么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。

姚遥现在就领教了这个接头的“特务”。晶晶给他端来了冒着热气的绿茶，茶是玻璃杯泡的，颜色清透，杯口上方萦绕着热腾腾的雾气。晶晶的动作有些快，看得出茶杯有点烫手。男人的眼光先是无处可放，不敢和姚遥对视，晶晶端着热茶一进来，把他的眼神救了。他一直盯着晶晶行走的

线路,当他发现晶晶是给他倒的茶,他立刻诚惶诚恐地站起来,速度之快让姚遥和晶晶都始料未及,差点把椅子都拽倒了。

晶晶把茶杯放下,给了男人一个职业的笑容,男人更加惶恐,搓着手说:“不用麻烦。您看,我不渴!”

姚遥坐在桌子对面,观察着他,凭借职业的敏感,她觉得这个男人不是刻意在找这种状态,他是真实的。可是,是什么情况能让一个男人如此胆怯和惊恐呢?

晶晶放下茶就出去了。姚遥安抚着男人,说:“您不用这么紧张。您找我有事,你可以直说。我们是律师,为当事人保护隐私是我们的职责,为您争取合法权益是我们的工作。您可以放心。”

男人又搓了搓手,狠狠点了点头,强挤出一丝笑容,说:“是,是。我是听妇联的张大姐说,说您是个好律师。我这才来找您的!”

姚遥有点惊讶,妇联?还张大姐?姚遥又问了一句:“您是说,权益部的张部长吗?她介绍您来的?”

男人点点头,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。姚遥迅速调整自己的表情,又慢慢说:“我和张部长合作很多年了。她介绍您来找我,是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?”

姚遥觉得自己的问话没什么不妥,而且语气也很缓和。可是她的问话却如同导火索,姚遥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脸色迅速变了,如同孩子般,在短短两三秒钟之内就变得无可挽回,眼睛红了,嘴角撇了,连鼻头都红了。在两滴浑浊的泪珠滚落之后,男人的抽噎变得肆无忌惮,最后就成了号啕大哭。

七年里,姚遥平均每周都要接待一名妇联介绍来的女当事人。每周姚遥的办公室里都会弥漫着泪水凝结成的空气。但是,看一个中年男人号啕大哭,姚遥还是第一次。

姚遥有点惊慌地跑过去给男人递纸巾,男人双手捂脸,鼻涕一把泪一

把。姚遥站在他身边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只好站在那等着他哭完。

足足过了五分钟,男人的情绪才慢慢恢复了平静。姚遥看着半盒纸巾已经被揉成了纸团,这才把录音笔打开,安慰男人说:“到我这来的,都是有一肚子委屈,您现在要是平复了,咱们就开始吧。您把您的情况先简单说说,看看我有什么能帮您的。”

男人没说话,而是向前拉了拉椅子,把自己的胳膊放在面前的桌子上,向上撸起了袖子。男人是带着哽咽之声做这一系列动作的,姚遥的视线聚焦在他的胳膊上,一块一块的淤青现了出来。淤青的程度不一,看来造成的时间也不一样。淤青之间,还隐约有别的伤疤,似乎是割伤的,近距离地观察,有些恐怖。

男人收起一只胳膊,又撸起另一只,也是这样,然后是腿,男人只把裤管蜷到了膝盖,两条小腿上也都是伤痕累累。放下裤管,男人为难地说:“还有腰、后背也是,肩膀上也有。”

姚遥见过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家庭暴力前来求助的女性,她们身上的伤也都是匪夷所思,有被利器伤的,有被烟头烫的,有被酒瓶子砸的,但是今天这个男人身上的伤痕让姚遥算是开了眼,如此密集的大面积的伤她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姚遥在脑子里出现了刑事犯罪的影子,可是很快打消,因为妇联权益部是不可能把刑事案件推荐到她这里的。

男人展示完伤,开始说话:“我姓姜。我叫姜玉成。我找您,是想咨询一下,怎么能尽快离婚,越快越好。”

姚遥问:“那您身上的伤……”

姜玉成叹口气,说:“打的,我媳妇打的!”

姚遥太惊诧了,眼前这个男人身高大概在一米七五以上,微胖,除了面色憔悴和微微谢顶以外,看不出有太柔弱的地方。被老婆打成这样,这老婆得什么样啊?

姜玉成看出了姚遥的惊讶,他自己似乎已经习惯了别人的这种眼光,他很镇定,缓缓地说:“我没骗您。我和我媳妇结婚十多年了,头三年我们还挺好的,到后来她脾气越来越大。尤其是从前年开始,我们厂子效益不好,我下岗了。从那以后,她就越瞧我越不顺眼。开始是天天骂,骂我好吃懒做,骂我光吃不拉……开始我还忍着,想着她可能快到更年期了,脾气不好,忍忍就过去了。可是后来,她越骂越难听,在屋里骂还不行,还要把我揪到院子里骂。您知道吗?我们住的地儿在南城,街里街坊的全认识。她把我揪到院子里骂呀,整个大杂院的都能听见。老街坊出来劝,没用;居委会的来劝,也没用。后来把我实在是骂急了,我就还了嘴,她就开始打我!头一次,她是顺手抄起了墙边的墩布,劈头盖脸地朝我打啊。您知道吗?那墩布是人家街坊墩完地,刚在水池子里涮完,还没拧干净的墩布。她就拿它打我啊,泥点子、脏水抽的我一身一脸。街坊们拉都拉不住。打那以后,甭管什么事,只要是瞧我不顺眼,她手边有什么就抄起什么打我啊!”

姚遥忍不住地插了一句:“你没反抗过吗?”

姜玉成把头低得都快夹到两腿中间了,他说:“我打不过她。她每次都是下死手,都恨不得当时就能把我打死。有一次,把我实在打急了,我就往外跑,正赶上我们大舅子来,在胡同里迎面就撞上了。您知道吗?连她亲哥哥都瞧不下去了,她那天是举着菜刀追我啊。是她哥哥上去把刀给抢下来的,完了还领着我去医院缝的针,当时一胡同的人都吓傻了,我的血啊,您知道吗,从我们家厨房一直流到胡同口啊!”

姚遥听着姜玉成的叙述,看着这个男人泛红的眼圈和鼻头,不由得半信半疑,不过,姚遥还是说:“您说的这些我都相信,不过,家庭暴力这种事是需要举证的,恐怕我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取证。”

姜玉成的眼睛突然有点发亮,他有点兴奋地说: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张大姐也是这么对我说的。那次是我实在受不了了,被她打得不敢回家,就

跑到居委会躲着。居委会的吴大妈也是看不下去了,就带着我去了妇联。不怕您笑话,我知道妇联那是给女同志撑腰的地儿,您说我一个大老爷们,让媳妇给打得上妇联说理,您说我这脸……咳,反正我这辈子是没脸见人了。”

姚遥不得不同情起这个男人。当他被自己的老婆追打得无家可归,被居委会的老大妈领进妇联的时候,他那一刻的尊严应该已经丧失到底了吧。

姜玉成接着说:“后来张大姐问了情况,又看了我的伤,说男人打老婆她们管;这女人打老公她们也得管。然后,她们几个领导就去我们家了。”

姚遥问:“有效果吗?”

姜玉成痛苦地摇摇头,眼睛都闭上了,说:“没有啊。您知道吗?妇联的领导不光去了我们家,还去了我媳妇他们单位,没用!当时找她谈话,她说她不打了;转过脸来就不是她啊,回来接茬儿打。不光打我,还说什么‘是你不要脸,你把这事告到我们单位的,我才不怕’什么的。唉!那些日子我都想寻死啊!”

姚遥问:“那您又找妇联了吗?”

姜玉成说:“找了!妇联还偷偷联系了一个治精神病的大夫来我们家看过,人家大夫说她没病!后来张部长说她也没辙了,就让我去医院验伤,然后就把您电话告诉我了,让我来找您。您知道吗,现在妇联的人都认识我了,见着我就问:‘还没离吗?’”

姚遥轻轻叹了口气,心想,如果这一切属实,恐怕也只能离了。

姜玉成从随身带的布袋子里拿出一沓子纸,姚遥接过来看了看,都是医院的诊断书,各种伤害证明,时间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一年前。姚遥不解地说:“既然医生鉴定了您爱人的精神没有问题,您又长期受虐待,您怎么不早点提离婚呢?”

姜玉成噤了半晌，吭吭哧哧地说：“我们结婚以后住的房子是她娘家给的。我要是离了婚，我没地方去。”

姚遥点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下了，又问：“那怎么现在又下定决心离了呢？”

姜玉成的脸都红了，又是吭哧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们家……要拆迁了。”

第二章

为了房子要离婚,门也没有

离婚?我早就不想跟他过了!好几年前我就要跟他离,是他死缠烂打;现在他想起来离了,门也没有啊!

姚遥按照姜玉成提供的资料，找到了姜玉成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。虽然已经和张部长通过电话，并且拿到了妇联方面的相关受理记录，姚遥还是不太放心。这个案子，她必须要实地考察一番，才能确定是否要帮助姜玉成打这个官司。不是她不相信姜玉成，而是案子里涉及到了拆迁。事务所里的同事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，凡是涉及到房产和拆迁的，都要多加二十分小心。姚遥在事务所待了十年，打了七年离婚官司，看到听到了太多因为房产引发的离婚案件。有人是为了拆迁能多分房，哭着喊着要赶在拆迁之前把婚离了；有人是明明感情已经破裂，并且分居多年，可就是为了耗房产，说什么也不签字。

姚遥只凭姜玉成单方面提供的信息还无法确定，姜玉成是不是为了房产才离婚的。她需要见到当事人，哪怕是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也好。毕竟姜玉成是个男人，不是这个社会所认定的弱势群体，如果他是为了图谋房产而要离婚，那对于他的妻子来说就是不公平的。但是如果他所说的情况都属实，那姚遥也要去为他争得应该属于他的那一份。

没怎么太费事，姚遥就找到了居委会的吴大妈。大妈人特热情，典型的老北京，说话的味和姜玉成有一点点像。姜玉成的口头语是：“您知道吗？”吴大妈的口头语是：“您可不知道！”

吴大妈看了姚遥的证件，听了她的来意，上来就滔滔不绝：“姚律师，您可不知道！这小姜可是个老实孩子。他们家就他一个男孩，上头有俩姐姐，前年吧，还是去年啊，他老妈刚没！哎哟，这孩子真是命苦！小时候没享什么福，听说家里条件不好，寡妇妈拉扯他们姐弟仨！您说这大了，又摊上这么一个媳妇儿，这不是上辈子造孽吗！”

姚遥在感情上很爱听大妈这么跟自己唠嗑，但是时间不允许。她只好客气地打断吴大妈：“大妈，您主要给我说说他们两口子的事吧！”

吴大妈赶紧拉回话茬儿：“您瞧我，扯远了。他媳妇打小就是我们这片

儿的。这房子就是她娘家给的嘛。她爹妈我们都认得，也是前几年没的。要说这孩子……”

姚遥又不得不插话了：“她叫什么，在哪工作啊？”

吴大妈说：“噢，叫李淑华。跟姜玉成应该是同岁，我们刚进行完入户登记，没错。工作就在前面一站地，有个肥羊超市，在超市上班。两口子是结了婚就在这儿住，这么多年了，刚结婚那两年挺好的，后来就不行了，动不动就吵。哎，您可不知道，说是吵架，其实就是李淑华骂街，骂姜玉成骂得那个难听啊。开始我们邻居街坊的还出来劝，嘿，谁劝骂谁。我们那阵都怀疑这李淑华是不是到更年期了，要不，就是得了神经病什么的！嘿，您猜怎么着，后来骂都不解气了，干脆就打上了！”

姚遥一边记录一边问：“那您知道他们吵架都是为了什么吗？”

吴大妈姚摇摇头，说：“您可不知道！都是屁大点事！什么嫌姜玉成做饭做晚了，菜咸了，冬天炉子没封好，夏天窗户没关严……哎呀，没一件正经事！”

姚遥又问：“那姜玉成没反抗过吗？”

吴大妈一拍大腿，说：“您可不知道！那李淑华厉害的，平常没事，一打起来，都是下狠手啊！我们开始也奇怪，您说姜玉成一个大老爷们，怎么也打得过一个娘们吧！嘿！还真干不过。我们这儿的男同志去拉过架呀！俩男的愣是拽不住她！最怕的就是在厨房打起来的，邻居们都得关门，她敢举着刀砍啊！您可不知道！去年，一个外地小伙子，刚大学毕业，在他们那院子里租房住，头一回看见这阵仗，给吓得，当时就报警了。人家警察来一看是两口子打架，就教育了两句，走了。我们一看，人家警察也管不了啊，干脆还是劝小姜，离了算了！”

姚遥突然问了一句：“大妈，咱们这要拆迁是吧？”

吴大妈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是啊！和这事有关系吗？”

姚遥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那这房子是李淑华的，据您所知，姜玉成有房子吗？”

吴大妈努力地想了想，说：“没有！先前他妈在那会，是住在他姐姐那，好像是二姐。他媳妇把他打急了，他就躲他姐家去！好像他姐那也不宽敞，两口子，带一个孩子，还有个老妈，所以，每次躲也躲不了两天，就还得回来！”

姚遥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又问：“他们两口子没孩子吗！”

吴大妈又一拍大腿，说：“要不说哪！您说要是有个孩子，是不是不至于打成这样了？”

从居委会出来，姚遥径直就到超市去了。不管是出于好奇还是取证，姚遥都想会一会传说中的李淑华。在居委会吴大妈那，姚遥见着了李淑华的照片，一张蛮端庄的脸，浓眉大眼，短发，很精干利落，照相时穿的还是一件红衣服，脸上还画着淡妆。虽然那个妆容在年轻女性们看来画得毫无技巧，但是姚遥还是从浓浓的眉毛和眼线里看出了一个女人对生活的渴望。姚遥很难把照片上这个人同那个举着刀、追着老公满胡同跑的泼妇联系起来。她更愿意相信是这个女人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。要知道，光看照片，李淑华看上去要比姜玉成小好几岁，而且，姚遥看得出，年轻时候的李淑华，一定是那个时代的美女。

在超市里，姚遥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李淑华。首先是超市很好找，就在路边，虽然装潢上不比家乐福沃尔玛，可是一看门脸就知道，这应该是方圆五里最大的超市了。走到里面，光线很好，因为时间是在下午，超市里人并不多。早上赶集的大妈们都回家休息了，鲜菜货架上已经没有了商品，散装鸡蛋也卖没了，只剩下了盒装的。姚遥在稀松的人群里，一眼就看见了李淑华，靠着饮料货架站着，没和任何人聊天。和周围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的促销员比起来，这个李淑华的脸上写着两个字：孤独。

姚遥走过来,看着李淑华,李淑华正看着远处发呆,没发现她。姚遥轻轻地叫了一声“您好”。李淑华反应过来,看着姚遥,问:“想找什么?”

姚遥递上了自己的名片。姚遥有两张名片,一张是事务所的,名头就是“律师”;一张是妇联的,是“公益律师”。姚遥递给李淑华的,是“公益律师”。李淑华略带疑惑地瞄了一眼,又打量了一下姚遥。姚遥今天没穿套装,就是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,背着一个很大的包。姚遥还扎了一条辫子,这身打扮不由得李淑华狐疑。她问姚遥:“你找我?什么事?”

姚遥说:“是妇联和街道、居委会让我过来看看你,看看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?”

李淑华愣了一下,忽然间鼻子抽了一下,冷笑了一声:“我?有什么困难?有啊!我缺钱,你能给我吗?”

姚遥笑了笑,说:“是你先生来找我们求助的。他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出了点问题。”

李淑华的身体一下子挺直了,后背从刚刚倚靠的货架上弹了回来,她恶狠狠地说:“这个臭不要脸的!他还要往哪儿散啊!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?”

姚遥听着李淑华的声音明显提高了,赶紧安抚她的情绪,说:“要不,我等你下班,咱们找个地方谈吧!现在咱们说这个,你不方便吧?”

李淑华很明显是在克制,她回顾四周,已经有别的促销员往她们这里看了。李淑华二话不说,拽着姚遥的胳膊就往外走,姚遥没防备,紧走几步跟上李淑华的步伐,胳膊还是被她拽得生疼。

李淑华一口气把姚遥拽到超市门口,立定了,看着姚遥,一脸的挑衅加不屑,说:“说吧,找我干吗?那浑蛋到底说什么了?”

姚遥耐心地说:“你先冷静冷静。您先生——是姜玉成对吧!他来妇联求助,展示了他身上的伤,还有医生的鉴定书。你知道,妇联是咱们妇女的